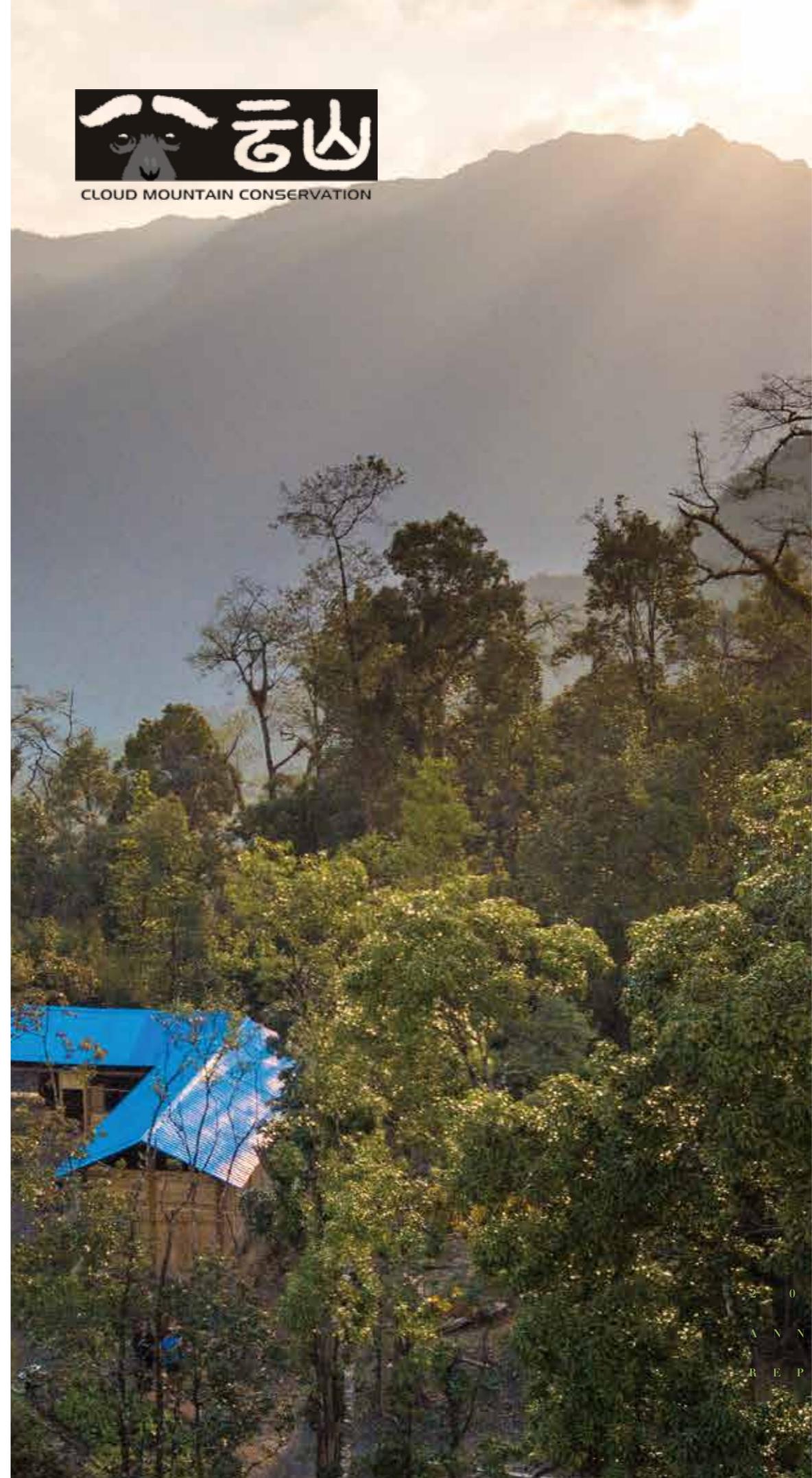


# 云山保护 2017 年度报告

2017  
ANNUAL  
REPORT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扫码关注微博

电话／0872 - 2504186

地址／云南省大理古城苍坪街56号床单厂艺术区C-2-2

邮箱／info@cloudmountain.cn

网站／www.cloudmountain.cn

新浪微博／@大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

鸣谢：本报告由广州市宝源印刷有限公司赞助印刷

# 云山保护

云山保护（Cloud Mountain Conservation），官方名称大理白族自治州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中心，于2015年6月在大理州民政局注册成立，是一个民间本土自然保护机构。我们以保护长臂猿等中国的濒危旗舰物种为突破口，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西南森林生态系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 我们的愿景：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每个人都能亲近自然，了解自然。

## 我们的使命：

致力于通过科学的研究和科普教育，抢救性地保护中国西南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同时促进当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 我们的价值观：

科学、合作、信任、可持续。

# 目录 CONTENT

## 01 卷首语

## 29 媒体传播

- 29 微信公众号
- 29 新浪微博
- 29 云山保护官网
- 29 公益广告
- 29 微信表情包

## 03 2017大事记

## 30 机构与成长

- 30 理事会暨顾问团队
- 31 执行团队
- 31 劲草伙伴

## 06 物种研究

- 07 天行长臂命名人范朋飞首次公开讲述发现历程
- 13 天行长臂猿全国“猿口”普查

## 16 保护行动

- 17 永德大雪山：山大跑死人，动物难得见，想去山里追长臂猿，先练练？
- 21 如果你去国境线边，到了2个村，想在那里做社区保护地

## 32 财务报告

## 26 链接公众

## 33 致谢

- 27 高黎贡山自然观察营
- 27 长臂猿主题六一游园会
- 27 芒果节，不如认识一下长臂猿？
- 27 9.9公益日DIY挑战告捷
- 28 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遇到百分之一百的自然粉
- 28 国际长臂猿日的胜利
- 28 云山微课堂：我们想守护的，变成了守护我们的

# 卷首语



## 范朋飞

PENGFEI FAN

云山保护创始人 / 理事

首席科学顾问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保护好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是个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通常需要开展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但科学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保护，以及如何促进保护依然存在很多争论。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管理部门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科学家所开展的研究是保护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吗？科学家如何开展相关研究？研究成果是否会及时提交给政府决策或管理部门？管理部门会依据科学家提供的信息而做出决策吗？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科研促进保护将会成为空谈。

受限于科学家有限的时间和过于简单的沟通技巧，科学家与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经常不够充分，甚至会产生一些误解，公众也由于不了解具体情况而无法参与其中。NGO 在很多时候恰起到了弥合沟通的作用，搭建起了科学家与管理部门、公众之间的桥梁。通过与科研团队的紧密合作，NGO 可以及时向政府通报科研项目进展，以科普的形式准确地向公众传达最新的科研资讯；通过自然教育让远离保护区的公众有机会亲密接触大自然以及其中的神奇生物，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将丰富多彩的科研生活呈现在公众面前，吸引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同时，NGO 还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资金用于改善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协助相关部门完善保护区的管理。

启发于 NGO 在自然保护事业中所能贡献的能量，2015 年我和赵超、阎璐一起发起成立了“云山保护”，以更好地保护以长臂猿为旗舰物种的我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森林生态系统。在众多机构和个人的资助及相关林业部门、保护区的大力支持下，云山保护积极与林业部门和保护区合作，实施长臂猿保护行动；同时面向公众开展了诸多脚踏实地的科普宣传和自然教育活动。逐渐地，云山保护取得了越来越多合作伙伴、同行和公众的认可，执行机构由当初的一个人（阎璐）发展到现在 5 个全职人员，并不断迈向壮大。

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这只是长臂猿保护漫漫征途上的一小步。由于执行团队人手有限，加之人员结构整体非常年轻，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最后，感谢所有机构和个人在过去两年中给云山保护的大力支持。



## 阎 璐

LU YAN

云山保护执行主任 / 创始人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又到了一年的春天，正是最适合做往年总结和来年展望的时候。梳理了一下 2017 年做的事情，很欣慰我们在朝着既定的保护目标前行，对捐赠机构和个人，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答做到了当初的承诺。

2017 年，我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长臂猿种群数量及分布调查、为当地保护区和政府部门提供专业保护建议共同设计保护行动、组织线下线上的公众科普活动和通过自身的传播平台扩大长臂猿保护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工作上。初步统计了一下，我们一共组织和参与了 20 场活动，影响了约 4 万人。

相比保护成效不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传播所带来的影响力可以算是一个看得见的指标。云山保护在传播上坚持以原创、创新为基础，我们尽力把来自一线的保护科研故事和长臂猿科普知识传播到更广的公众中。现在，长臂猿在公众中的关注度虽然还比不上雪豹、大象等明星物种，但我们用科学严谨、有料有趣的风格打造的科普文章也收获了一批价值观相同的长臂猿铁杆粉丝，而这些忠实支持者所拥有的强链接能力，让未来传播影响力的空间巨大。

2017 年 1 月，云山保护的创始人、科学顾问中山大学的范朋飞教授通过 6 年多的研究积累，命名了灵长类新物种——天行长臂猿（又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2017 年 4 到 6 月，我们与科研机构和当地保护主管部门共同开展了该物种的种群数量调查，结果很不乐观，该物种在我国野外的分布区狭小且片段化严重，总个体数仅存不到 150 只。大家可能会问种群数量这么少的物种保护还有希望吗？海南长臂猿和东黑冠长臂猿这两个物种曾经都只剩十几只，现在这两种长臂猿的种群数量都缓慢增长到了 20 多只，只要政府重视、科学保障、各方力量联合，保护的未来就是有希望的。

在这个什么都求快求新的年代，我们不急于求成，云山保护希望能坚持把长臂猿保护和科普这两件事做好。最后，我代表机构向所有支持和帮助过云山的朋友表达衷心的感谢。

# 2017大事记



# 物种研究

S P E C I E S R E S E A R C H

系统的本底调查，专业的科学研究一直是云山保护采取的保护“第一步棋”，我们相信基于野外科学的研究的先导作用——任何保护的决策和依据必须建立在科学、全面的调查和评估上。我们希望将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保护行动中，向政府、自然保护伙伴和社区推荐最有成效和务实的保护方法，让科学保护成为所有自然守护者的共识。

依托云山保护创始人和理事之一中山大学范朋飞教授的研究团队，2017年，我们继续开展中国长臂猿的研究工作。

2017年1月12日，历时6年的艰辛，范朋飞教授研究团队的一项“找茬”成果终于得以发表——中国的“东白眉长臂猿”实属一个独立新种，范教授将其命名为天行长臂猿或高黎贡白眉长臂猿，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美好寓意。

天行长臂猿的新物种地位既已确立，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即搞清这个新物种在中国的种群数量现状和分布范围。2017年4月5日，在距上一次调查后的第7年，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启动了天行长臂猿的第一次全国野外“猿口”普查。

- ▶ 天行长臂猿命名人范朋飞首次公开讲述发现历程
- ▶ 天行长臂猿全国“猿口”普查



摄影／欧阳凯

10月23日

云山保护网站正式上线

10月28日-29日

与北京动物园、昆明动物园合作，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3个国际长臂猿日（每年10月24日），两地活动吸引共约2500人次参与



11月12日-17日

云山保护与自然行合作，组织北京四中国际部高一70多名同学到高黎贡山、百花岭开展游学活动

11月15日

与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签订“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种群数量分布调查及保护实施方案”合作（三方）协议

11月24日-25日

参加社会公益型保护地联盟成立大会暨桃花源资助18家机构的社区保护地调研进展分享会

12月13日-17日

带领桃花源基金会专家四赴盈江，了解社区村民对社区共管自然资源的意愿

12月29日

中央电视台一套首播“出发2018”天行长臂猿公益短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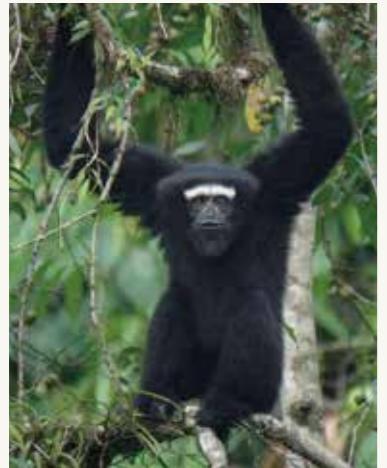


# 天行长臂猿命名人范朋飞首次公开讲述发现历程

整理自范朋飞2月24日于中山大学的讲座



▲ 东白眉长臂猿 (*Hoolock leuconedys*) 雄性最典型的特征是它的下巴上有明显的白须，两条眉毛是明显分开的，眼下有一些白毛



▲ 西白眉长臂猿 (*Hoolock hoolock*) 雄性两条眉毛之间没有明显的间隔，下巴的胡须为黑色，非常浓密、发达

## 东西差异

07年我博士毕业后开始寻找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因为白眉长臂猿是一夫一妻制，而我正打算研究长臂猿配偶制的进化史，于是就选择了这个物种作为研究对象。

算算到今年为止，我研究白眉长臂猿正好十年了。过去十年，我们都做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首先，我们研究了白眉长臂猿的分类。大家现在能认识天行长臂猿，也主要是因为这个工作。今年1月12日，我们联合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云南省林业厅联合举行了天行长臂猿（或高黎贡白眉长臂猿）的新种发布会。这次新种命名在国内外都比较轰动，在过去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所有的类人猿里这是被描述命名的第二个物种。

因为灵长类是人类的近亲，学者对灵长类的了解较其它类群相对比较深入，所以在灵长类类群，尤其是类人猿里发现新物种，大家都觉得非常震惊。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多么有限，类人猿里都还有新的物种被发现，那其它类群里还有多少新物种呢？

白眉长臂猿是长臂猿科下的一个属，这个属在很久以前只有一个种，直到1967年世界上非常有名的灵长类分类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林·格罗夫斯（Colin Groves）教授描述了另一个新的亚种东白眉长臂猿，才为这个属“开枝散叶”。到2004年，东白眉长臂猿被提升到了种的地位。

东白眉长臂猿和西白眉长臂猿的划分以缅甸的亲敦江为界，亲敦江是伊洛瓦底江的一条支流，这两个种群一个分布在亲敦江的西边，一个分布在亲敦江东边，于是非常简单地将它们命名为西白眉长臂猿和东白眉长臂猿。

我刚开始做研究时，也觉得“东白眉长臂猿”“西白眉长臂猿”念起来非常拗口，实际上应该叫白胡子长臂猿，但这个念起来更拗口。（笑）

雌性的差异就非常小，有一处和雄性差不多的差别，就是东白眉雌性的眉毛有一点小小的空隙，但西白眉雌性基本上没有。

另外，当时科林·格罗夫斯教授描述这个物种时，他检查了一些标本后认为东白眉长臂猿手脚的颜色要比身体的颜色浅（这和我在昆明动物园拍的照片也是吻合的），而西白眉长臂猿四肢和身体毛发的颜色基本是一致的。

## 天行浮出水面

到了高黎贡山，经过我们和高黎贡山保护区工作人员几年的努力，终于习惯化了几群长臂猿，这才有机会拍了很多清晰的照片。要知道拍摄没有习惯化的长臂猿非常困难，但是高黎贡山保护区的李家洪老师在2005年就首次拍摄到了白眉长臂猿清晰的照片，为这个物种的研究和保护作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通过仔细观察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我发现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没有明显的白胡子！刚开始发现这个区别的时候，我就思索，这到底是个体水平的变异呢，还是种群水平的差异？

于是我们在野外考察时就想尽办法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拍摄高黎贡山野生白眉长臂猿个体的照片，但这个过程进展非常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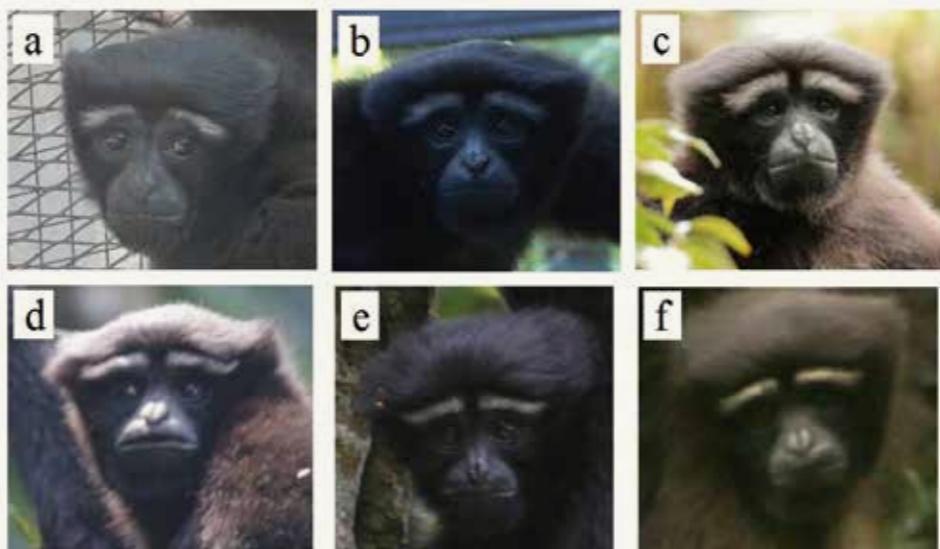
大家可能知道，白眉长臂猿是一夫一妻制，一个家庭里就只有一个雄性一个雌性，想要增加样本量极其困难。我们花几年的时间往往只能习惯化一群野生长臂猿，好不容易习惯化后才能拍到清晰的照片。一直花了好几年时间，我们才拍到了6只成年雄性和几只青年个体的照片。



▲ 图为东白眉长臂猿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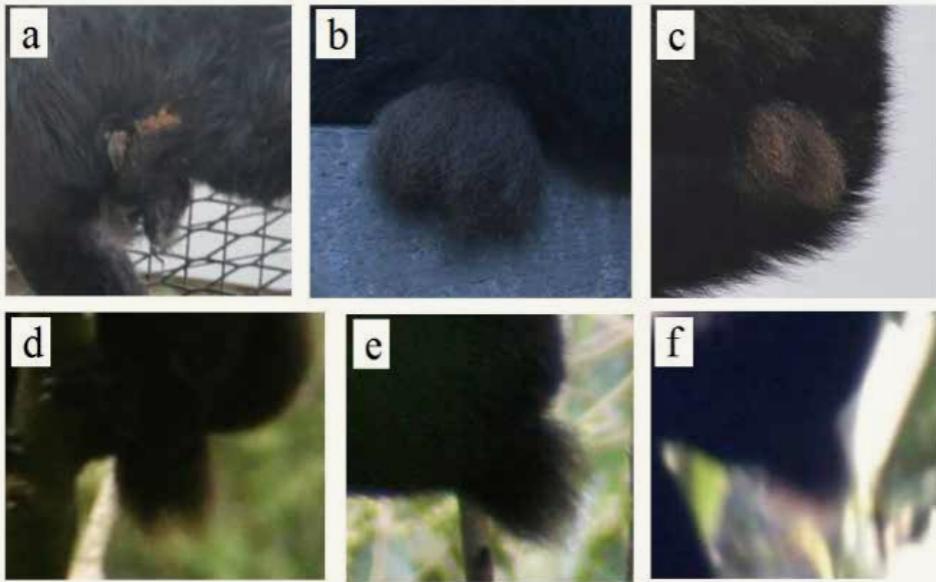


▲ 图为西白眉长臂猿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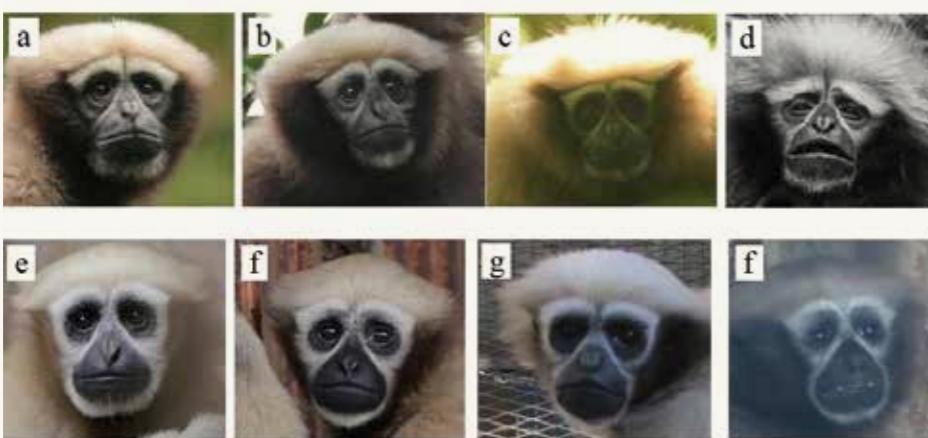


我发现，不论是在哪，拍到的照片清晰或不清晰，照片中的白眉长臂猿都看不到有明显的白胡子。如果有白胡须的话，那和眉毛的颜色应该是相同的，但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照片上丝毫看不到这些长臂猿的胡须有白色的迹象。于是我就推测，这难道是群体水平的差异？东白眉长臂猿和西白眉长臂猿就是按照这些特征来命名的，这会是一个新的分类单元吗？

之后在野外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地收集野生个体的粪便，然后到各个动物园里查看白眉长臂猿，看他们属于哪个类群，然后收集它们的粪便、拍照。同时，我们还拍到了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和东白眉长臂猿的另外一个显著差别：高黎贡山白眉长臂猿的阴毛不是白的，而是黑或棕色的，有些个体阴毛的颜色和胸部的颜色一致可能为棕黄色，但都不是白的。



在野外观察过程中，我们也就拍到过 6 只雌性个体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雌性（上排）的眉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间隔很不明显，眼周上的白圈明显要比眉毛要淡；而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下排）眼睛周边毛特别多，就像画了个面具一样，这和雄性的特征是一致的，因为雄性的口鼻部、眼眶下也有一些白毛，只是雌性的白毛更多，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雌性这部分的特征就很不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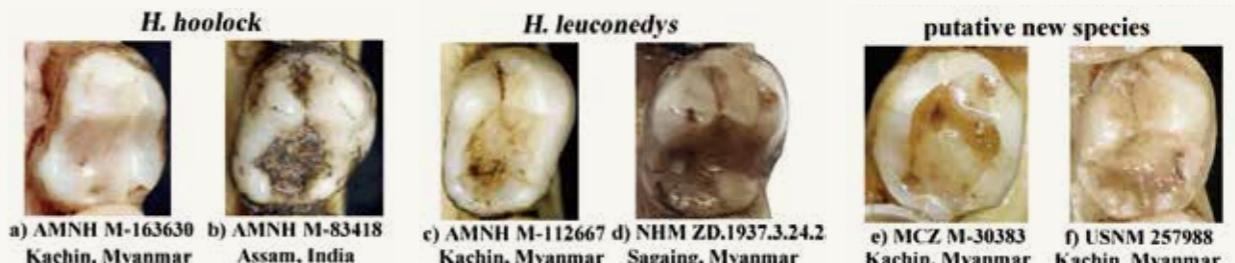


## 牙齿“会说话”

大家可能知道研究哺乳动物的进化经常需要研究它们的牙齿。对古生物学家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动物的其它化石，只能依靠牙齿来做研究，因此他们非常擅长分析牙齿的形态特征和几何形状。我们的一位合作者纽约大学的亚力杭德拉·奥尔蒂斯博士 (Alejandra Ortiz)，测量了在美国的所有 70 多号有牙齿的标本。牙齿的形态特征和几何形态是非常保守的性状，如果牙齿都有明显的差异，那说明物种之间的分化比较明显。



保存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模式标本，第一排为天行长臂猿，第二排为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从左到右显示的位置分别是眼周、胡子以及阴毛，从模式标本中也可以明显看到天行较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眉毛更淡，胡须和阴毛都为棕黄色，而非白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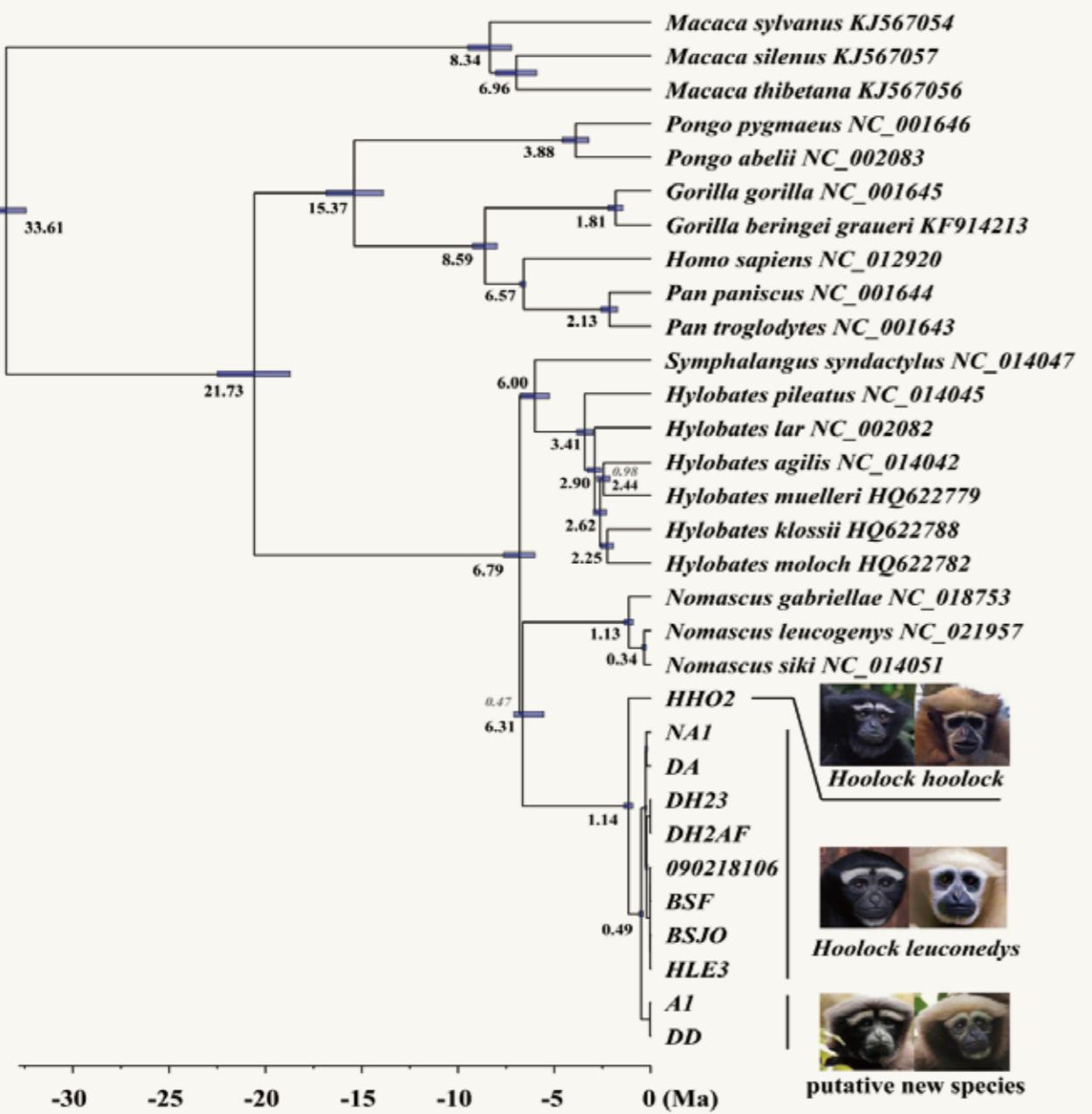


通过分析，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样本量不是太多，但这三个类群（从左到右）：典型的西白眉、东白眉和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在不同特征上都有明显的差异。

## 亚种，还是种？这是个问题

后来我们还进行了分子遗传学方面的测定。

我们测了 11 个个体的线粒体的全序，另外，德国灵长类中心的一个合作者给了我们一条西白眉的线粒体序列，根据这些线粒体的全序，我们构建了系统发育树。可以看到，典型的东白眉长臂猿和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在大约 50 万年前就分化了。



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先是打算把它写成一个亚群，因为它们只分化了约 50 万年。我之前描述的一个新物种白颊猕猴和它亲缘关系最近的斯里兰卡猕猴和冠毛猕猴分化时间有 250 万年。如果分化在 100 万年以上，分为一个新物种大家就没有什么疑问，但这个只分化了 50 万年，所以刚开始是按照亚种的思路去描述这个新类群。

写着写着，我又查了很多资料，和很多人讨论：分化多长时间才算是一个亚种？大家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切的观点。灵长类研究用的分类时间都比较短，比如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的分化时间只有 25-30 万年，而且这个还是用金丝猴的全基因组做的；国内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白头叶猴和黑叶猴，它们大概只分化了 30 万年的时间。再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我们从非洲草原走出来才大约 20 万年的时间，严格来说，我们大概才分化了 10 万年左右。

这样一想，我们觉得应该把它命名成一个种。另外，我想我不能把它写成一个亚种，然后等着别人来说这是一个种（笑）。另外，只有升级为一个新物种才可能会有更多人来关注它的保护现状，这也是我们想达到的目的。

## 命名，格局要大

完成所有的工作以后，就到最后关键的一步——命名。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了高黎贡山的白眉长臂猿不论从形态、遗传还是从牙齿特征上都和典型的东白眉有明显的分化，这个时候剩下的工作就是命名了。

这是我最紧张的时候，为什么呢？18、19 世纪的时候，有很多博物学家全世界到处采标本，逮到什么命名什么，哪怕自己只采到一只雄性的标本，雌性都没见过，甚至不知道这个动物从哪里来的，就给它命个名，东黑冠长臂猿就是这样被命名的，所以当时命名满天飞，很多同物异名出现。

如果这个类群在 1917 年美国探险队在高黎贡山采集标本的时候就给它命了个名字的话，我们就只能恢复这个名字的有效性，就不算是命名新物种了。非常幸运，博物学家给不同地区的白眉长臂猿取过六个名字，但都不是高黎贡山这个种群，所以我们获得了宝贵的命名机会。

整个类人猿在过去一百年里只有科林·格罗夫斯在 1967 年命名了东白眉长臂猿，当时他命名的是亚种，现在相当于是一百年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命名一个类人猿新种。我们想了很久，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让命名“一鸣惊人”，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物种。

这是我第二次获得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是命名白颊猕猴，当时是根据它的特征来命名的，可惜白颊猕猴这个名字不吸引人注意，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后来我的一个老前辈和我说，你应该叫它“悟空”。他说，你如果叫它悟空，那这个物种的保护地位马上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我想想确实是，白颊猕猴太普通了，当时如果叫它悟空猕猴，那估计就跟天行长臂猿的发布一样轰动。（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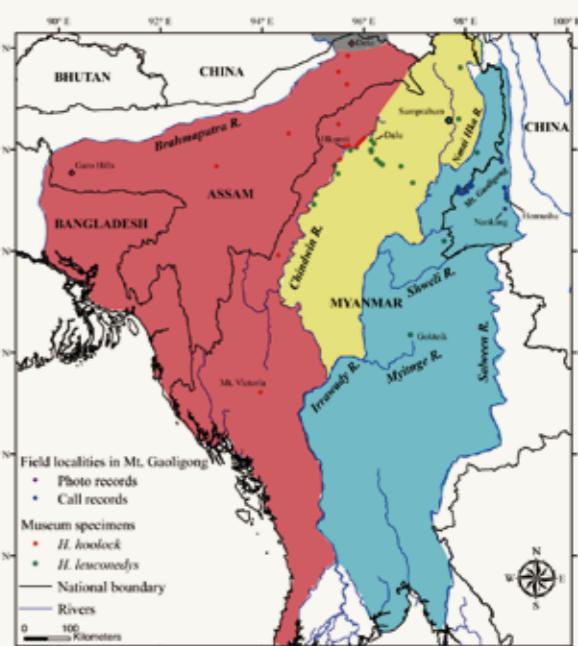
所以我们左思右想，觉得再用特征命名不太合适。经过和我师弟何 错、伦敦动物学会的 Samuel Turvey 的讨论，最后我们给它起了个非常酷的名字：skywalker，无论是从英文还是中文来讲，它的寓意都非常深刻。

首先，长臂猿是一个典型的树栖型动物，它们基本上一辈子都在树上

生活，从来不下树，『skywalker』就非常好地描述了长臂猿在林冠层生活的行为；另外，星球大战大家都知道，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是星战里的重要角色和传奇人物，在全世界拥有很多支持者，与他同名，更容易吸引来自世界的关注。

从中文来讲，“天行”来源于道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道家讲求遵循自然规律，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名字呼吁大家遵循自然规律；另外，长臂猿自中国汉代以来，一直被引申为君子的形象，为什么呢？因为长臂猿与世无争，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从不危害庄稼，一般人很难见到它的真面目，所以汉唐以来，长臂猿经常被引申为君子的形象，因此我们也希望“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物种能够自强不息，在自然界能顽强地生存下去。

这个名字起得还是很成功的，在国际上吸引了很多媒体报道，卢克·天行者的扮演者在推特上也转发了这则新闻。至少在那几天，没有哪个动物比这个动物更有名了——天行长臂猿。



（本文原载于云山保护微信公众号 2017 年 3 月 9 日）

# 天行长臂猿全国“猿口普查”

第一阶段：2017年4月5日至4月22日



- 走访37个村寨
- 完成242户入户社会经济学访问

第二阶段：2017年5月23日至6月8日



- 走访15个村寨
- 完成102户入户社会经济学访问
- 走访13个村寨
- 完成85户入户社会经济学访问

## 长臂猿调查都干什么 听云山保护的新同学说给你听

三月份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云山保护后，我正式参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天行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调查，打心底来说我是很兴奋的，终于等到这一天，我的荒野故事就要开始了！

调查前期，我主要负责协助调查启动会的筹备工作，在调查正式开始后，我被分配到其中一个调查小组，一方面为调查小组的后勤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作为调查队员参与到实际调查中。



▲ 虽然我完全跟不上脚上的动作，但也一直跟着跳到全身大汗淋漓。图片中弹三弦的老人算是当地民族文化的继承人，精通多种乐器，吹笛子的两人都是他的徒弟，我想民族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吧

调查的第一站是盈江县苏典乡，我和几位志愿者一起负责这一区域的猿声监听。很幸运，在监听的第二天我们就听到了河两岸四群长臂猿的对唱，亲身感受了“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美妙感觉，被深深震撼！

因为正常情况下长臂猿在下午是不会鸣叫的，所以将当天的数据汇总整理完毕之后，我和调查小伙伴们在下午和晚上就开启了体验民族风情的深度游模式：或是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和小伙伴组队去河里摸鱼，或是跟着老乡去采野茶、割蜂蜜，或是在某个晚饭后在月光下静静听老者讲述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或是围着篝火，在老乡的乐器伴奏下，一起跳(zhuan)舞(quan)，感受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



我们急忙跟上，奈何长臂猿在树上跳跃，我们在树下跟跑，想赶上不容易，一晃眼的功夫我已经找不到长臂猿的身影了。眼神锐利的小伙伴一直追着一只黑色的长臂猿往前走，我吃力地在后面跟着……

走了十多分钟发现我们的前方已经没有大树了，长臂猿根本不可能是从前面跑的，这时我们才意识到中了长臂猿的调虎离山之计！长臂猿爸爸带着我们兜了个大大的圈子，长臂猿妈妈和孩子说不定早早地就在我们头顶的某棵树上看着我们被耍呢！

顺利结束了第一站的调查，我们转战到了第二站：支那乡。我去的是一个傈僳族村寨，之前一个师兄在这个寨子做过详细的调查，可以确定有两群长臂猿和一只独猿。但最新了解到的信息是这里只剩一群长臂猿了，为了搞清楚具体情况，我和范朋飞老师来到这里核实。

第一印象——路很难走。

我们之前调查过的大部分长臂猿种群都栖息在山上而村庄在山下，但这次调查的是一个建在山顶的村寨，长臂猿生活的林子反而在村子的下方。

一天中午，因为同行的一位记者还未在野外亲眼见过长臂猿，所以我俩决定下午到巡护路线走一圈，看看能不能幸运地一睹长臂猿的英姿。我们从中午一直走到下午4点左右，在巡护路线快走到尽头时，突然听到长臂猿发出的警报叫声，我们抬头一看，发现了一只应该是负责警戒的黑色成年雄性长臂猿就在我头顶的树上，跟在后面的是一大家子，一共5只天行长臂猿！

监听第三天，经过一早漫长的等待也没等到长臂猿的鸣叫。为了弥补前一天为了坚守听点记录数据，即使鸣唱的几群长臂猿中有一群就在我们身后很近的地方也不能回头看一眼的遗憾，我们决定去后面的山里找找看。

一路上我们抬着头以不放过每一棵树的方式搜寻着，找了大半个小时连个影子都没看到，渐渐的我便没了耐心。突然，走在前面的小伙伴停下来急匆匆地说：“在那！在那！”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只成年雌性长臂猿跳到了旁边的另一棵树上，后面还跟着一大一小两只黑色的长臂猿。



▲ 前往傈僳族村寨途中，车子的底护板被撞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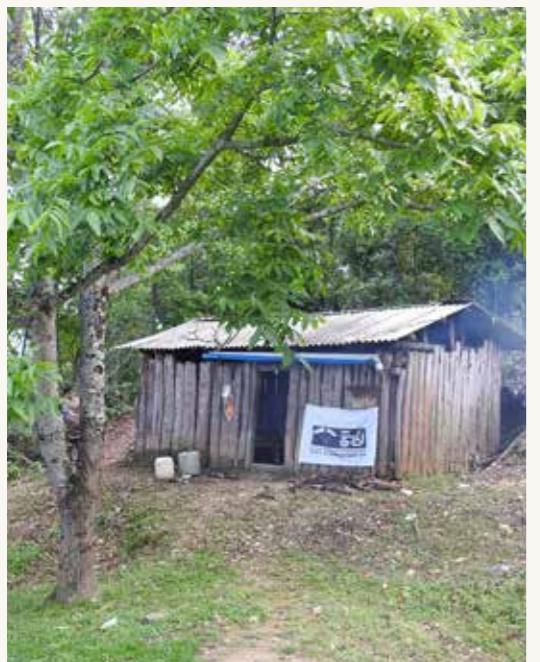
它们发现我们之后就开始向下移动，4只黑色的影，跟在最后的一只是黄色的成年雌性，应该是妈妈。记者朋友很是激动，一个劲地说着：“哇！我都快哭了！”正应了范老师的一句话：“保护长臂猿，不需要你去跟别人说一大堆理由，只要在野外亲眼见过，就会有一种我们应该去保护它的想法。”

当然，调查并不总是轻松有趣的，因为调查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需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出发，时常需要穿过大雾弥漫的山谷，踏着不知堆积了多久的落叶走过一片片树林，到达听点时几乎整个人都湿透了。



调查的第二阶段是在保山市的隆阳区和腾冲县。保山的调查区域全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此所有调查人员都需要住在山里，生活物资也全部买好之后各组分别带上山。

比起其他需要自己搭棚子的小组，我们组住在了护林员巡逻时歇脚的窝棚里，居住条件算得上是豪华版的了。唯一不足的是这里没有水，所有的生活用水全靠雨天接雨水。



调查的第三天我们就把储藏用水用完了，没办法只能到附近的一个死水塘里抬水，浑浊不说，水底还堆积着腐烂的树叶，水中生活着密密麻麻的蝌蚪，边上还有一些食草动物的粪便……但这也是方圆数里的唯一一处取水点，向导称之为包治百病的百草汤，(很庆幸我还活着！)直到那天晚上下雨我们才用上了干净的雨水。但下雨也不尽是好事，因为即便下雨，监听也不能中断，接下来的两天，我们都不得不在雨中监听，山里的雨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调查的最后一站是腾冲的猴桥镇，在中缅边境的这片大山中还生活着几群长臂猿，经过调查队员们的努力，我们也确定了猴桥镇的长臂猿种群数量。

第一次参与这么大型的野外调查，同时还承担了一部分后勤和协调的工作，对于当时还没正式毕业的我来说是一次不小的锻炼，期间的很多事得感谢老师和师兄的帮助才得以解决，也因为考虑不周出现过不少小岔子，所幸整个调查顺利结束了。

终于，那些神奇的经历不再只是别人的故事，自己去经历过，才明白其中的酸甜苦辣。

文/李如雪

(本文系原载于云山保护微信公众号的两篇文章改编)

▲ 屋檐下接了水管的蓝色水槽就是下雨时收集雨水用的，下雨时护林员会把里面大大小小的饮料瓶和三个水桶都接满水



## 保护行动

CONSERVATION PRACTICE

地处临沧市的云南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栖息着另一种种群数量估计已经在两个巴掌以内的长臂猿——西黑冠长臂猿滇西亚种，这正是我们去年向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申请“澜沧江保护基金”项目资金推动保护区开展规范化巡护监测的原因。今年，该项目继续。

2017年，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应该是盈江，但不是去看犀鸟哦。受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的资助，我们正尝试在盈江县分布有长臂猿的2个村寨建立在地保护模式——社区保护地，一种联合当地人为自然保护力量，又充分尊重当地经济发展需求、促进当地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行不悖的保护形式。

► 永德大雪山：山大跑死人，动物难得见，想去山里追长臂猿，先练练？

► 如果你去国境线边，到了2个村，想在那里做社区保护地

# 永德大雪山： 山大跑死人，动物难得见， 想去山里追长臂猿，先练练？

是的，这个故事关于永德大雪山，关于永德大雪山最神秘的居民。

2016年8月份，云山保护第一次到永德大雪山，与大雪山保护区共同召开了第一次西黑冠长臂猿规范化巡护监测研讨会。这一次，我们进山去，把规范化巡护监测的操作方法再一步步与巡护监测队执行一遍，至于见不见得到长臂猿一面，没有人心里有底。

先自首，这篇文章里没有一张长臂猿的照片，似乎可以推测此次寻猿的难度。

## 寻猿缘起

长臂猿是类人猿，与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目前为止全世界共有20个长臂猿物种。通过几十年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几乎可以查到所有长臂猿的资料，只有一种，却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迷雾之中——西黑冠长臂猿滇西亚种，我们对它们似乎无所不知，又似乎一无所知。

永德大雪山保护区是这个物种现确定的唯一种群分布区，已知仅剩3到4个群体。

在云南，西黑冠长臂猿片段化地分布在云南中部和南部不同山系的常绿阔叶林中，由于其栖息地一般远离人烟，交通不便，即使是常年行走在山里的研究人员也难以深入到达其分布地区；而且长臂猿以家庭为构群单位，群体成员少，在树冠中活动敏捷，即使是周边百姓亦多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故对于这种国家一级保护物种，普通人更是知之甚少。



▲ 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臂猿巡护监测队

## 听歌找猿

要想在山里一睹长臂猿的真容绝非易事，那背着沉重包袱入密林的艰辛苦旅，没有人敢保证一定辛劳不负，终得见树上云客一面。

定位长臂猿在森林的位置，通常做法是每天在晨曦前即到达一个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听点，等待长臂猿从昨夜苏醒，发出第一声宣誓领地的高亢鸣叫，随后监听人员迅速判断其位置，闻声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的速度，用双脚造路寻找抵达它们的最近路线。

长臂猿的歌声悠扬嘹亮、传播距离远，只要找到准确的听点，不难通过鸣叫判断其当时的位置，这大大提升了追踪的成功几率；然而，如果长臂猿不鸣叫，那么寻找就只能靠经验和运气，追踪成功率飞流直下。一个结论：寻找长臂猿，靠人品，靠天气还是靠心情，没有人说得准，这是不确定性极大的一件事。

在云南每个有长臂猿分布的地区，关于长臂猿的传说故事中它们的歌声占据了大量篇幅，但我们的故事似乎缺少了美妙的歌声。

根据大雪山保护区工作人员几年的追踪经验对现有种群分布的了解，这一次我们将监测队成员分成了3个小组，每个小组监听一个听点。

不料出师未捷，监听的第一天虽天气晴朗，长臂猿却只声未出；而第二天的磅礴大雨从夜晚绵延到清晨，在大雨的原始林间找猿是不敢想象的。



▲ 大雪山夜里是冷的，白天是热的；等待鸣叫是冷的，追寻长臂猿是热的。研究长臂猿的工作就是奔走于冷热之间。冷得发抖的时候，笔都拿不住；热的时候则汗水湿透衣裤

见我忧心忡忡，保护区乌木龙管理站的字站长关切地问，“你是不是很担心长臂猿不叫？”我的确很担心，因为这是故事的序幕，长臂猿不叫，后面的故事也无从展开。

我们过去似乎总在追求柏拉图式的秩序与规律，用线性模型给观察的数据和流传的故事总结出个规律：比如天气变化长臂猿会叫，有人故去长臂猿会叫等等，简单的因果关系强化了动物行为的规律性，却忽视了适应性的随机表现。

前两天的一无所获让我们入坠沟谷，挫败沮丧，所幸第三天，有一群长臂猿终于嘹亮发声，在辽阔的山林展示了灵长类的高超歌技，这令我们精神一振，似乎希望就在不远处，两天来的低落一扫而空。

根据这次鸣叫，我们利用三角定位法初步判断了该群体的方位，但其所在位置太远，我们只能第二天早早向该方位进发，以拉近与它们的距离。但猿声无常，随后的一天我们又落得两耳空空——它们再次集体哑言，似乎长臂猿知道我们的听点位置，刻意躲着我们一样。

不管我们再怎么寻找空旷的望台，再怎么在山谷中等待，再怎么在山梁上徘徊累倒横卧地面，猿不叫就不叫罢，我们能拿它们怎么样？

听不到鸣叫，还有很多事可以做。为了进一步了解长臂猿分布，我请队员把我带到每一个历史目击地点，把目击时的经纬度、目击群体构成、时间、目击人都一一记录下，随着信息的累积，GPS 点逐渐布满了地形图，不确定性逐渐降低，长臂猿的活动分布区逐渐清晰。



▲ 记录历史目击地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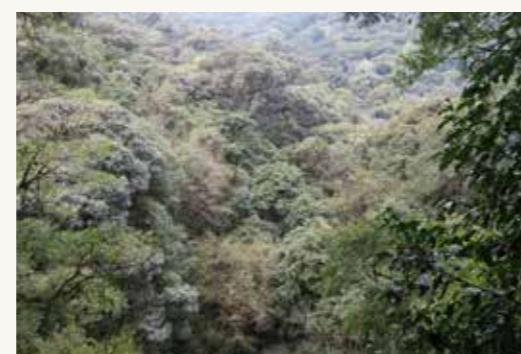
保护区内海拔达到 2700 米处，竹林更加茂密，高大的树种减少，杜鹃科植物增加，已经不适合长臂猿活动，可以判断为长臂猿活动区域的上限。

2700 米以下，多高大乔木，林型完整，没有大块林窗与空地，均为天然林，胸径超过 1.8 米的大树多，树冠连通性高，植物多样性高，多数以石栗科植物为优势树种，可判断的长臂猿食物资源非常丰富，我目击记录下来的食物树就包括顺宁鸡血藤、多花含笑、菁樱桃、润楠、猫儿屎、八月瓜、黄忠包菜叶、五爪金龙、蜜糖花、樱桃、马蹄荷、山桃、白花杜鹃等。

进山的最后两天，沮丧的寻猿苦行终于迎来转机变得柳暗花明，一路顺着长臂猿的鸣叫，我们终得以瞥见了该群长臂猿的真容，虽然见面时间很短，仅看到一眼，但仍感恩于长臂猿的不吝现身，收获了 2 条它们的移动路线。

总结一下，在栖息地内搜寻 6 天，共听到 2 个群体的 5 次鸣叫，目击长臂猿 2 次，每次都只见到一眼，频次相对较低，说明长臂猿对人类活动保有很高的警觉性；该地区地形险峻，人迹罕至，这里的长臂猿一直免受人类的打扰，所以野性十足，不容人类的接近。

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能够见到一面已实属不易。一名护林员告诉我，巡山 4 年也只与长臂猿不期而遇两次，面猿的几率实千载难逢。



▲ 一入林间，加上几天的穿梭，不难得出这儿栖息地整体质量高的结论：林冠层连接度高，大树较多，形成有连接的林冠层通道，几个潜在的长臂猿群体分布区均可以联通



▲ 我们每天起得很早，在山里搜索 5 到 10 公里，满怀希望出发，却总是失望地回到营地。一周时间，我们使用了 2 个营地，每个营地都留下了希望和遗憾

## 在永德大雪山，长臂猿过得幸福吗？

永德大雪山保护区内，长臂猿的栖息地中野生动物活动痕迹较多，如赤麂、水鹿、豪猪、野猪、黑熊，以及一些猫科、鼬科动物等等，在山里活动经常发现动物的足迹和粪便。



▲ “吝啬”的动物是不会轻易现身的，它们只慷慨到让你看看它们肠道消化的结论。作为外来者，我们兴许也不该太贪心，看看屎，赏赏屎，也是不错的消遣

从粪便的多样性可以推测，大雪山保护区栖息地内的植物多样性高，可以识别的长臂猿食物种类多、资源丰富、质量高，少数群体在这个栖息地内不会受到食物资源质量的影响：实际监听的 6 天里共听到 5 次鸣叫，判断为 2 个群体，鸣叫频次相对较低，平均为 0.4 次每天（2 次 /6 天 /A 群；3 次 /6 天 /B 群）。有研究认为长臂猿的鸣叫频次降低可以通过季节性的变化和人为干扰来解释，但有效的评价还需要累积的长期数据。

此次调查一共目击长臂猿 2 次，均是在鸣叫过后，从鸣叫地点上判断为 1 个群体，但距离我们所采集的近 5 年长臂猿的历史目击点较远。

当前正是出野茶的季节，调查中，护林员在很多地点经常碰到采茶人，其中包括历史目击点。如以人为活动痕迹来评估长臂猿分布区的小环境，显然，最近长臂猿的活动区域主要为人迹罕至且野茶树分布较少的区域。

据近几年的资料，偷猎和人为干扰是滇西亚种的主要威胁因子。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砍伐迹象，人为干扰以采茶和林下产品为主。野茶是临沧市的保护物种，但高昂的市场价格仍驱动着保护区周边的村民冒着被处罚的风险进山采茶。据临沧市 2017 年最新发布的野生古茶保护条例，林业局认定所有野茶树和保护区内的所有茶树都受此条例的荫蔽，如私采茶，将对盗采者处以 6000 到 30000 元的罚款。

野茶在保护区内分布面积广，覆盖达 10 万亩，最高至 2800 米，几乎涵盖了长臂猿的所有活动区域，因此人为干扰是这里的长臂猿面临的主要威胁因子之一，对长臂猿的自然活动造成着影响。

保护局布设的多台红外相机除了监测野生动物外，也拍到了偷猎者和采茶人进山偷猎和采茶的证据。但“聪明”的偷猎者和采茶人也采取了应对的措施，他们戴起口罩，以难辨容貌，甚至进山搜索红外相机，有的毁坏，有的拔卡，因此红外相机总有丢失。迄今为止，保护区布设红外相机一百多台，被盗十几台，但总体来说红外相机的威力显著降低了采茶人的活动。

全世界的灵长类动物大多数生存现状濒危，西黑冠长臂猿滇西亚种更是如此。河流隔绝是灵长类物种分化的重要隔离机制，然而作为唯一分布在澜沧江以西的亚种，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关于它们，仍有许多猜测等待科学印证。

随着盗猎这样灭绝性威胁的减轻，我们有理由乐观地相信，不论还剩下多少种群，滇西亚种在保护区和关心它们命运的每个人的努力下，在广袤的大雪山森林里，不将走上消失之路。

文/管振华

(本文原载于云山保护微信公众号 2017年4月5日)

# 如果你去国境线边，到了2个村， 想在那里做社区保护地

白岩和中山坝位于云南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是支东村委会管辖内的两个自然村，两村相距4公里不到，但都离国境线仅一步之遥，白岩村的背后就是大娘山，大娘山一山跨两国——另一侧就是缅甸。除了离得近，两村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村里的山上都生活着天行长臂猿。

2017年7月，我们第一次带领桃花源基金会的几位专家一起到达白岩和中山坝，为将来在两村建立社区保护地探探山况民情。

## 草果！草果！

走访2村后，不出所料，2个村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依靠林下种植草果。咦，你们可能要问了，草果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当地老百姓种草果发家致富不挺好的吗？关于草果与森林、与长臂猿的恩怨情仇这里就不详述了，之前我们曾转发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草果与森林的一荣一损。

至于当地老百姓多爱草果，看几张图就明白。



▲ 村民的日常：不是在种草果，就是在育草果苗

“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村民说。事实上，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村子的集体林里长臂猿活动的范围。草果一般种在水源丰富的地方，而且对森林的透光度也有一定的要求，村子周边所有符合草果对生长环境要求的地方一处不落遍布它们的身影。



这里曾经是水稻田，但由于产量不高，比起种草果还费时费力，所以当地人在稻田里也种上了树苗，期待树木长大之后在林下继续种植草果。另外，村民甚至在一些坡地上铺设了喷水管道来种草果。



▲ 这是草果本人，每年10月是草果采摘的季节

一户村民在村子后山的一小片林子里尝试养鸡，但养殖技术、日常管理等方面都有欠缺，我们进去时发现仅有不到十只鸡，它们从我们眼前飞扑出去，窜到林子深处之后就不见踪影，只留下空空的两间鸡舍。



除草果外，我们能看到在村庄房前屋后的少量农田里种着水稻或玉米，但村民说产量不高，多数人家还需要到乡上买米才能满足家庭需求。

也有部分村民开始种植核桃、重楼等，还有人尝试发展养殖业。



两个村都有尝试人工培育重楼的人家，但总数也不超过十户，而且全都是在自家院子或房屋背后圈一块地就开始种植。我们看到的所有重楼苗都是村民到野外采挖回来的，自己用种子育苗的几乎没有。

总的来看，不难发现，草果无疑还是当地村民的心头好，是他们经济发展所托，改善民生之倚，即使“能种的地方都已经种上了”，当地人还在努力将“不能种的地方也种上”。

但我们也都知道，种植草果对生物多样性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为种草果，林下的灌木层被清理，使森林变成了一副空空的骨架；为了使草果能接受阳光的沐浴，部分大树或枝干被清理，很可能就断了长臂猿来回活动的路线。



对当地百姓来说，我们无疑是外来者，我们无权干涉他们种植什么，也无权干涉他们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如何利用森林资源。我们不为反对种植草果而反对种植草果，野生动物保护之于民生发展，并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我们努力尝试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之道。

## 信神与优秀的自治

白岩与中山坝是傈僳族的村寨，他们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都信奉基督教。



也许和信仰基督教有关，2个村的自我管理能力都不错，村里的水源设施管理、公共事务的决定等都有专门的规定和明确的村规民约。更重要的是祖祖辈辈口头相传留下的规定仍被尊奉，对当地村民有很大的约束作用。

而良好的自我管理和优秀的社区动员能力，对于我们想在2个村做社区保护地的尝试，无疑都是好消息。

我们希望与白岩、中山坝的村民一起，建立起社区保护地，在社区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社区的自然保护能力，推动他们制定自己的保护计划和资源管理制度：1、禁止打猎；2、保持草果种植现状，不再扩张；3、禁止再清空原始林；4、承诺不再把林地流转给外来资本，个人的林地如果要流转需要到社区备案；5、社区组织巡护队，对上述保护活动进行监督等。

而在经济民生发展方面，我们看到村民们也在努力尝试多元的生产方式。有人带头种植重楼、发展养殖业，白岩已经注册成立了相应的合作社；有人想在当地的河流里做增殖放流；有人想养殖当地特有的小黑猪……目前他们所欠缺的只是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外部链接，我们将在社区保护地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桥梁的作用，帮助他们引入外部的专家、企业、渠道等等资源，帮助社区朝可持续生计的方向发展。

### 8月16日~26日

通过实地调查，搞清了两村两群长臂猿的大概活动范围，并绘制了两村的资源利用分布草图；同时访谈了两个村村民的经济发展意向

### 9月14日~15日

再次带领桃花源基金会专家到盈江，与盈江县林业局局长及分管保护的副县长见面，向他们介绍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的保护模式

### 10月13~19日

深入中山坝和白岩村民的日常生活，加深了对两村村民生产生活方式、收入情况和风俗习惯的了解，同时也使村民加深了对我们的了解

### 11月6日~8日

第三次带领桃花源基金会的专家与盈江县林业局和铜壁关省级保护区的领导见面，并起草了一份《盈江县长臂猿栖息地委托管理框架协议》

### 12月13~17日

第四次带领桃花源基金会和保护地联盟专家赴盈江，与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会面，同时到访社区了解村民对社区自然资源共管的意愿

“

“七月份正式入职之后，我开始主要负责长臂猿社区保护地建设的前期调研工作。一开始，我知道的所有信息仅仅是‘社区保护地’这个名词和‘中山坝’、‘白岩’这两个地名以及两个村联系人的电话而已。慢慢的，我完成了许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主动联系村干部，第一次一个人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出差，第一次当着那么多村民的面给他们介绍长臂猿保护，第一次亲身参与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体验他们的劳作方式……”

每个第一次都是不小的挑战，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从最开始村里一个人也不认识到现在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开始每个人都好奇地盯着你，议论着这个陌生人是来做什么的，到现在村民们都知道有个叫‘云山保护’的机构专门到他们村来保护长臂猿；从一开始仅仅知道两个村的联系方式，到现在两个村都有了固定的落脚点，甚至他们出去干活时能放心的把家交给你，遇到村里的人，不管认不认识总能笑着打个招呼。

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虽然有过到了村里找不到人的无助，但也有晚上打着手电出去给我买药的感动；虽然遇到过村民的不理解，但也感受过临走时收到他们送的一串草果时的淳朴；虽然有过在森林里走到双腿疼痛但又不能停下的崩溃，但回到村里一罐啤酒下肚之后又突然觉得这一整天似乎也没那么累了；虽然总往深山里跑远离了‘手机文明’，但也因此见到了壮丽的云海，最美的落日以及最璀璨的星空……当被长臂猿的鸣叫声从睡梦中唤醒的那一刻，我觉得这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才是宜居乡村，那一刻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想要把这种美好守护下去的热血，那一刻真正觉得自己做的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

李如雪 / 项目助理





## 链接公众

CONNECTING THE PUBLIC

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很想知道答案：全中国认识长臂猿为何种动物的人到底占总人口比例的多少？我们一定不会意外答案是一个极其渺小的数字。为增加这一比例，2017年，我们继续绞尽脑汁“炒作”长臂猿的知名度。

说到底，不论是保护中国的长臂猿还是保护中国的自然，没有众人拾柴也无补于事，这是我们必须链接公众的初衷。

- ▶ 高黎贡山自然观察营
- ▶ 长臂猿主题六一游园会
- ▶ 芒果节，不如认识一下长臂猿？
- ▶ 9.9 公益日 DIY 挑战告捷
- ▶ 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遇到百分之一百的自然粉
- ▶ 国际长臂猿日的胜利
- ▶ 云山微课堂群：我们想守护的，变成了守护我们的

## • 1月 / 7月 / 10月

### 高黎贡山自然观察营

不管通过哪一种方式认识了长臂猿，你的下一个愿望一定是如何能在野外真正见它们一眼该多好！也许我们不用苦口婆心地向你劝说长臂猿多么濒危、多么需要被保护，打动每一个人，只需和它们的一面之缘。这正是我们开启高黎贡山自然观察活动的初衷。

2017年的1月、7月和10月，我们共组织了三次高黎贡山自然观察营，带领来自南北城市的40多位孩子、家长和来自北京四中的70多位少年一起拜访了高黎贡山自然公园的“纯野生”长臂猿一家，一睹它山君子的风采。孩子、少年和大人遇见长臂猿的奇异惊叹自是不必多说，让我们最感欣慰的是这一招是奏效的！百闻不如一面，长臂猿无法到我们身边，我们就走近观察它们，也被它们观察吧！

天南地北，我们壮大护猿人队伍的决心不变。



## • 6月

### 长臂猿主题六一游园会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成功打入高黎贡山下的2所小学校园，和500多个孩子一起度过了一个趣味与知识并存的长臂猿主题儿童节。在我们心里，高黎贡山下的孩子们尤其需要知道长臂猿是什么动物，知道山里住着的动物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人来人往，他们才是未来保护家乡濒危动物和自然山林的希望。



### 守护猿鸣留住它的林

拯救濒临灭绝的长臂猿，留住它们最后的家园。

目标筹款数：396,200 元 | 目前筹款数：397,523.50 元 | 捐款人数：4,305 人

筹款已结束 | 帮助更多同类项目

## • 7月

### 芒果节，不如认识一下长臂猿？

7月上，以芒果之乡闻名的临沧市永德县（有西黑冠长臂猿滇西亚种的永德）举办一年一度芒果狂欢节，我们借科普的名义也去插了一脚，借芒果节的庞大人流，以知识有奖问答、森林填色的形式把长臂猿、把生物多样性知识介绍给来往人群。新鲜的宣传手法吸引了不少往来客的驻足围观，但怎么把自然知识和保护理念巧妙不着痕迹又春风化雨地普及给路上的行人，我们还有长长的路要走。



## • 9月

### 9.9 公益日 DIY 挑战告捷

今年9.9公益日，我们严阵以待地准备了多时，不论是筹款策略、文案还是募款动员，门外汉的我们勤勤恳恳地修习着玩法，战战兢兢地期待着结果，9.9公益日的三天能筹到多少款，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明年我们能开展多少保护行动。

好在猿猿的吸粉能力了得，第三天上午我们的目标筹款额396200元即圆满达成！伸出一臂之力的既有故交、一路陪伴的忠粉，也有仅一面之缘的新友，更有许许多多路过的义士……我们牢记在心，感恩 ❤️

当然，除了达成筹款目标外，2017的9.9，我们最大的收获仍然是人——通过一次众筹，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支持云山保护、支持中国长臂猿保护的队伍。前行的路，我们会更加坚定。



### 守护猿鸣留住它的林

拯救濒临灭绝的长臂猿，留住它们最后的家园。

目标筹款数：396,200 元 | 目前筹款数：397,523.50 元 | 捐款人数：4,305 人

筹款已结束 | 帮助更多同类项目

## • 9月

### 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遇到百分之一百的自然粉

9月23日到25日，阿拉善SEE“劲草生物多样性嘉年华—北京站”在山水美术馆举办。云山保护作为主办协助者之一，与来到嘉年华现场的资深自然爱好者们分享了“猿声今何在，追寻中国长臂猿”的故事，并晒出了云山保护制作的系列长臂猿周边小物。这一次嘉年华，我们结结实实地感受到了资深自然粉的高涨热情：每一天的分享会都延时，分享会结束后观众久久不愿离开……有越来越多这样的狂热自然粉就好了，我们把这看做我们的使命！



## • 10月

### 国际长臂猿日的胜利

今年的10月24日是国际长臂猿日正式确立后的第三年，我们欢饮鼓舞地策划了一个内容满到爆炸的长臂猿日：开讲座、设展览、面部彩绘、捏泥猴、现场长臂猿素描、有奖知识竞答、手机app现实增强探索游戏……虽然累趴了，但欣喜的是不管是在北京场，还是昆明场，现场都人气满满，公众参与热情高涨，再累也值了，只要有更多的人认识了长臂猿就好。



## 云山微课堂

我们想守护的，变成了守护我们的

“如果粗暴，无知，冷漠的态度能聚合在一起形成伤害自然的力量；那么，为什么善良，有识，热情的态度不能汇集在一起成为保护自然的臂膀呢？”这是2018年伊始JQ和我们分享“云山微课堂2016-2017纪事”PPT的最后一页。JQ是深圳的一位资深自然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忠实的“猿粉”。2016年10月30日，正是在她的集结倡议下云山保护微课堂建立。

云山微课堂建立的初衷是为这些大小“猿粉”们提供一个交流自然爱好与知识的平台，但相比我们为他们做的，他们为我们做得远远更多，我们想守护的那些年轻的热爱自然之心，已经变成了守护我们的力量。谢谢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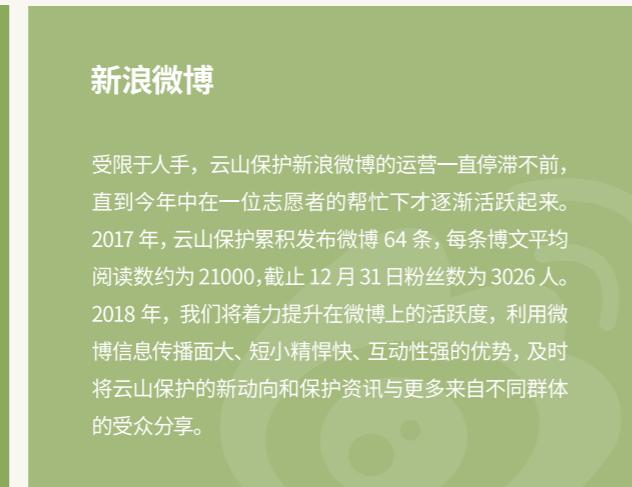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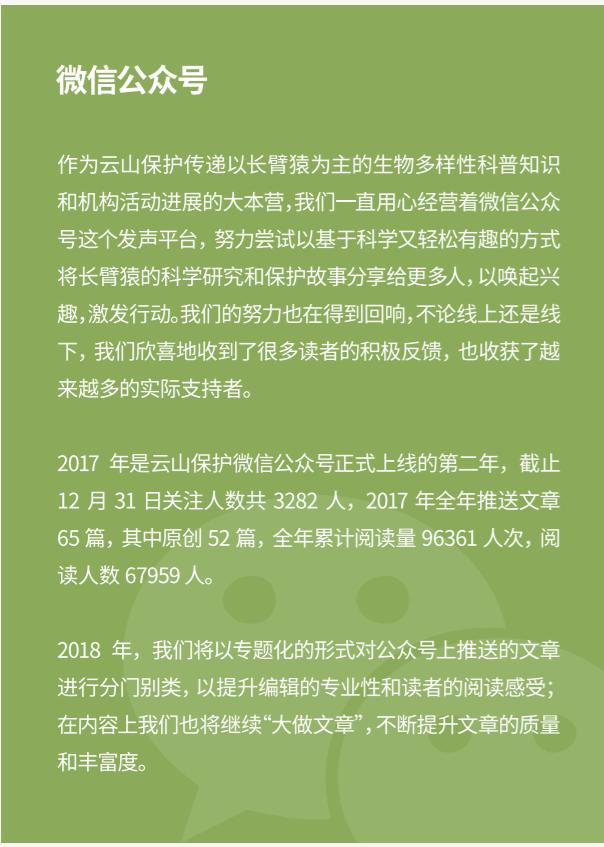


2017年，课堂的核心成员“铿锵自然二十四节气小组”的孩子们成功把学校的老师发展为“猿粉”，在校内组织了5次长臂猿知识课堂，成立了1个班级长臂猿协会，接续2016年的“义卖传统”，今年课堂里的大小孩子们发起了3次义卖活动，将筹得的23312元义卖款如数捐赠给了云山保护；为了号召更多人在9.9公益日上为长臂猿保护项目捐款，课堂里的20多位孩子和家长共同录制了一个呼吁保护长臂猿的心愿短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 媒体传播

“云山保护的传播做得不错啊！”这是 2017 年我们听到过的几次表扬。作为一个没有专业传播人员的团队，听到这样的肯定，我们由衷欣慰，也倍感鼓励。在媒体传播日渐全民化的今天，我们相信出身民间的“平易近人”，但也深知要走得远，必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努力。



# 机构与成长

## 机构

## 理事会暨顾问团队

◎ 龙勇诚 / 荣誉理事

阿拉善 SEE 西南中心首席科学家，中国灵长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兽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动物生态学学会理事，云南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的自然保护和研究工作。

◎ 范朋飞 / 创始人 & 科学顾问

中山大学教授，兽类学家，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计划。自 2002 年起对我国 6 种长臂猿进行了种群数量调查和生态学研究，建立了东黑冠长臂猿和高黎贡白眉长臂猿两个长期野外研究基地。

◎ 刘阳 / 科学顾问

中山大学副教授，鸟类学家，IUCN 物种生存委员会成员。主要开展野生动物疫病、气候变化对鸟类分布的影响、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生物学等课题的应用性研究。

◎ 管振华 / 科学顾问

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云山保护科学顾问。长期从事长臂猿野外科学研究、监测和科普工作。

◎ 张劲硕 / 科普顾问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策划专家，《正大综艺·动物来啦》坐阵嘉宾。致力于青少年科普教育和科学传播，常在网络平台、广播、电视等媒体开展科普讲座，发表科普文章 300 多篇。

◎ 董磊 / 影像顾问

西南交通大学讲师，缤纷自然策划总监。中国资历最深的自然摄影师之一，拍摄了众多濒危野生动物的影像资料。

◎ 赵超 / 创始人 & 传播顾问

自然行网络科技 CEO，鸟类及保护生物学专家。具有丰富的科考活动领队和自然观察导师经验，拍摄过中国所有长臂猿的野外照片。

◎ 孙亚琼 / 战略顾问

90 后互联网连续创业者，天使投资人，Nexus 中国成员，阿拉善 SEE 西南中心副主席，积极参与公益三年，专注环境保护领域落地项目。

◎ 刘小庚 / 项目顾问

现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保护地管理与发展总监，曾工作于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担任老河沟社会公益型保护地中心主任，基于社区的保护工作经验丰富。

◎ 侯一先 / 监事

大理自然教育机构“宽山远见”负责人，自然教育导师，资深青少年教育者。



云山保护微信公众号



云山保护新浪微博



云山保护官网



天行猿帅表情包

机构

执行团队



阎璐 / 云山保护创始人 & 机构执行主任

伦敦大学学院(UCL)生态保护硕士，具有多年 NGO 保护项目管理的实践经验，主持过 8 种中国灵长类保护项目。现负责全面统筹云山保护的整体运营和项目、人员管理，维护合作伙伴关系，筹资和开发新项目。



杨春桃 / 项目官员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毕业后即投身公益，曾工作于多个 NGO 不同公益领域，最感兴趣的仍是自然保护。2016 年 2 月加入云山保护，现主要负责机构线上传播与线下宣传活动，同时参与项目策划与实施。



李如雪 / 项目助理

因在校期间跟随长臂猿科研团队到野外实习爱上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2017 年 6 月从大理大学生物科学专业毕业后即正式加入云山保护，现主要负责项目落地执行层面的工作。

# 财务报告

2017 年总收入	531575.52 元	
个人 / 企业捐赠	41313.5 元	占 7.8%
四川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50000 元	占 9.4%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60000 元	占 11.3%
腾讯 9.9 公益日众筹	300262.02 元	占 56.5%
政府购买服务	80000 元	占 15%

注：本年度腾讯 9.9 公益日众筹收入包含了 2016 年、2017 年两年众筹的各一部分款项

\* 另外非常感谢和我们一起走过 2017 年的兼职传播官员连小楠对机构的贡献！

成长 

劲草同行项目（简称：劲草）是阿拉善 SEE 基金会在 2012 年 12 月发起的资助项目，由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参与资助，合一绿学院共同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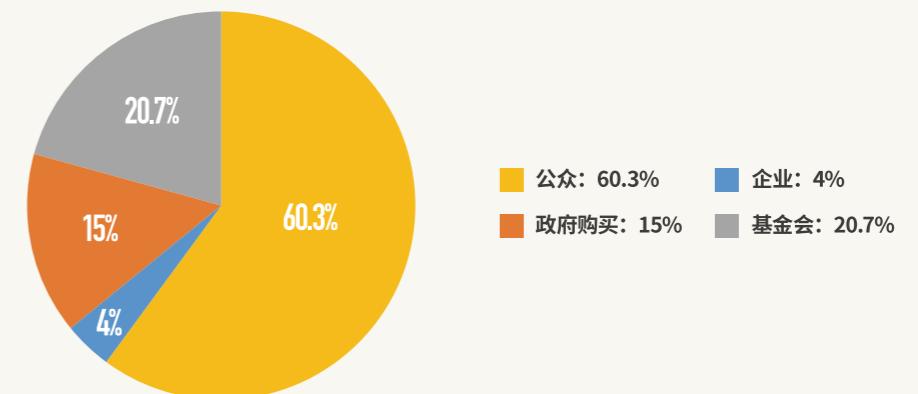
劲草同行通过辅导和陪伴成长期环保公益组织的关键人才，协助组织应对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发展瓶颈，促进其在“核心业务积淀”、“团队专业化”、“资源多元化拓展”等方向上有所突破，支持其成为在区域或议题上的引领型核心，更有效地回应环境问题。

2017 年开春，云山保护成功入选为新一期“劲草伙伴”并收获了诸多位导师的青睐，云山保护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从此有了自己的人生导师。6 月夏初，行动效率奇高的导师团第一次到访云山保护，向我们抛下了“定义自己”这个重磅炸弹，炸弹威力凶猛，为我们炸出了“我是谁”的艰苦脑旅。

下半年接踵而至的两次线上战略诊断复盘中，我们在劲草导师的带领下不断思考云山保护作为民间自然保护机构的角色、定位和策略，虽然答案只初见端倪，但这一段探索之旅的启程无比珍贵。



▲ 劲草导师团到访云山保护进行第一次机构战略诊断



2017 年总支出	514651.03 元	
项目活动支出	256324.91 元	占 50%
运营支出	18190.43 元	占 3.5%
人员工资和专家劳务	240135.69 元	占 46.5%

# 致谢

云山保护又成长一岁，谢谢关心和支持着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位合作伙伴。(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 感谢在腾讯9.9公益日捐赠“守护猿鸣留住它的林”项目的4327个爱心捐赠人

### 志愿者:

顾玮昕 / 曾祥乐 / 袁舒 / 刘军 / 李琳利 / 徐永斌 / 余会功 / 胡安文 / 王子腾 / 萧烨 / 小海 / 老二 / 崔国庆 / 何燕青 / 丁尧  
姚鸿 / 丁铨 / 陈欢 / 谭小岛 / 王妍妍 / 吕佳维 / 贾穹 / 武俊 / 谢翔 / 黎洲洋 / 朱平芬 / 刘博君 / 张海波 / 周方易 / 郑新治  
柴娃



### 政府/事业单位:

云南省林业厅 / 大理州民政局 / 大理州林业局 / 德宏州林业局 / 德宏州盈江县林业局 / 德宏州盈江县环保局 / 保山市林业局 / 保山市环保局

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隆阳分局 /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 / 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盈江分局 / 昆明动物博物馆

首都图书馆 / 国家动物博物馆 / 北京动物园 / 昆明动物园

### 企业

北京自然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缤纷自然 / JACKET / 广州旋意精品蛋糕有限公司 / 广州乐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时光手绘工作室 / 宜兴市华福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 科研机构/高校

中山大学 / 云南生物多样性研究院 /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 资助机构

阿拉善SEE基金会 / 桃花源生态保护基金会 / 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 /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澜沧江保护基金二期

### 学校和社团

深圳景田小学 / 锺锵自然二十四节气活动小组 / 保山市芒宽乡白花林小学 / 保山市芒宽乡芒合小学

盈江县支那乡达海小学 / 广州英国学校 / 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 / 深圳南山实验麒麟小学

北京市海淀区崛起实验学校 / 北京四中国际部 / SWIS国际学校 / Y.H.B小组

### 媒体

中央电视台 / 澎湃新闻 /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 德宏州人民广播电台 / 人与自然杂志

中国绿色时报 / 中国儿童报 / 时尚旅游

主办 | 云山保护

主编 | 阎璐

责任编辑 | 杨春桃

校对 | 阎璐 杨春桃

美术编辑 | 顾玮昕

### NGO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 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 / 嘉道理中国保育 / 美境自然 / 阿拉善SEE西南中心